

楚 人 著

[闯 荡] 广 东

暨 南 大 学 出 版 社

闯荡广东

楚人 著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1994 · 广州

粤新登字13号

闯荡广东

楚人 著

*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广州·石牌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江永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8.125 字数:17.3万字

1994年12月第I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ISBN 7—81029—366—4

I·69

定价:6.80元

前 言

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？

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？

因为我们不得不记录历史。

因为我们是记者。我们无法拒绝记录历史的使命。

这难道不是历史吗？不是一两个人在月黑风高夜里出走，而是数百万人从北方走向南方。这是一次移民，就象犹太人窜走八方，哥伦布过海漂洋，美国东部民众奔向加利福尼亚一样。一样的鞋，一样的车，一样的足迹，一样的悲壮。就象古代北方人到广东，形成一个汉族分支客家人一样，现在南下潮来广东，已形成一个新的人类症候群，一族“新客家”。

这种大规模迁徙，在当今地球母亲的乳汁已被吮吸殆尽的世界上，已是那么少见，那么跳眼。这是当前极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，是未来历史形成的一个根基，是五百年后历史教科书里少不了的重要话题。

古代客家的产生，说明古代中国南北方的政治环境差异，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，而这次移民，又生动地映照出中国的南北问题，告诉世人广东已走过北方，经济上，政治上，广东在中国的地位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上的南北时间差，中国发展的南北地域差，都叫大移民这个现象给展示个通体透明。

这历史悲壮。历史上每次移民都是悲壮的。来自北方的“狼”，没谁不恋家乡，没谁不向北方回头张望。这既是一次进攻，也是一次“逃亡”。到广东去吧！绝非一种蛋黄色般轻松的梦。

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书？

因为我们见得多了，他们对我们讲——

我们被广东人叫作“北方人”，我们曾在高架桥下流浪，在五星酒店前彷徨，在寒风中卖花，在黑暗中露宿，或者卖我肉体上美妙的地方。我们想从流水线一直干到董事长。

我们为什么要写下这本书？

因为我们讨厌虚伪。

面对赤裸不是很美妙吗？所以我们采用了最真实的形式，即录音整理。我们很高兴这书的内容因此而原始，因此而最接近真实。有人也许以为少了些形容词，少了些流行理论时髦名词而缺乏档次。可我们已从热爱这些而厌恶这些，我们处在一个被文明污染尘封的城市，此时此地最具档次的倒是原始。

美学家说，美的形式即美；

记者们说，真实即美。

数百万人在创造历史，数十个文化人在炒卖这历史，数个人在真实记录历史。

我们就是这最后者。我们没多少功利心，我们也无能力去获得成捆的功利。我们看到很少有人会在报刊上宣扬这数百万人的业绩，我们更少看到理论家来给这现象作历史判定。我们想填这个空白，钻这个空子。所以自费购买了录音机，让录音机对准那些北方来的人，让人们的话留在纸上，不作变更。我

们做了初步的工作，我们希望从此开始给在广东的北方人正名。

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？

因为流动是中国的希望。

在一个安贫乐道守土自足的国度，流动也将成为一种品行，一种推动历史的动力，超稳定大统一社会结构，就象一个坚固的围城，所以中国封建制几千年来屹立不倒，能缓慢发展，却不能高速跃行。美国的先进，是来自美国人的活力；美国人的活力，来自欧洲向美洲的指引。犹太人的财富，源自犹太人的头脑与精明；犹太人的头脑精明，又因为几千年流亡求生。流动就是力量，可以冲破围城；冲破围城，即是改革；打开大门，即是开放。

是故，在缺乏流动遗传基因的中国，这南下的北方人，是那么独树一帜。他们流动=流通。

为什么不写下这面旗帜呢？

我们于是写下这本书。

作 者

目 录

前 言 我们为什么写这本书? (1)

第一章 裸部落——隐蔽在广东衣裙的深处

..... (1)

○十岁卖花女童○杭州来的卖身姑娘○一个瘾君子的自述

第二章 暴走族——终日奔波的西西佛斯子孙

..... (20)

○体操王子——总经理——李宁○都市自由人——陈肩
○黑人“广仔”——努尔○红蚂蚁——店老板杨维达○孑然一剑下天山——工程师王鑫亮○齐家治国平天下——学者甘霖○不怪广东——小经理刘忠诚

第三章 流浪者——吉普赛的艾思美拉达们

..... (75)

○火车站的湘菜馆○“再也不来了”○帮我买张回程票○生意头○我的一生是悲剧○非洲村○小镇上夫妇俩○找点钱,讨个老婆——鞋匠刘付平

第四章 雅皮士——跨越巅峰的成功者们

..... (112)

○河南“老土”领导广州新潮——时装设计师刘洋○“盲流”大哥大——录音师朱磊○音乐人李春波○陕西女跳到广州、跳到巴黎——现代舞者乔杨○上海人奔广东如同奔延安——企业家金为民○河北郎音传南粤——节目主持人窦文涛○一个真实的女孩唱“一个真实的故事”——甘苹○浙江潮南拍大亚湾——高级职员吕忠丽

第五章 独行侠——谱写传奇的堂吉柯德门徒

..... (174)

○我的“南巡始末”——书法家罗汉○在武林道上行走——武术气功师杨占青○深圳变态人——摄影家肖萱安○拉住澳星画广告——公关经理李○魔幻与现实——童华清○你别无选择——白领刘向群○幕后有个大玩家——自由人刘迎 刘素影

后记：最后的“盖世太堡” (249)

第一章 裸部落

——隐蔽在广东衣裙的深处

十岁卖花女童

我第一次看到她，是1992年11月28日晚上10点钟。那时，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她的故事。

那时候，正是惠州城最热闹的时候。电影散场了，环城西路上走着一对对红男绿女，霓虹闪烁，歌声飘扬，在刚过惠州宾馆一段路时，我看见了她们。

这个小女孩，手里拿着几枝塑料纸包着的玫瑰花，跟在一对手挽着手的青年男女身边，用稚气的童音说着：“叔叔，买一枝啦，买一枝花送给姐姐，姐姐好靓啊！”

青年男子看了一眼这个小女孩，又看一眼自己的女伴，笑着说了一句什么，继续走着。

“叔叔，买一枝吧。买一枝送给姐姐，姐姐好靓啊。”她跟着走，手里举着花。

青年男女没有理睬，径自向前走。

“买一枝送给姐姐啦，姐姐好靓啊！”小女孩不屈不挠地叫着喊着。

走了约100来米，她放弃了努力。回头走到一个路口，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
12月2日晚上10点钟，在同样的地方，我又碰见她在卖花。

我允诺买她两枝花，带她坐在湖边的凳子上。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的故事。

我叫曾淑萍，今年正好10岁，是江西萍乡市花门楼村人。

我爸爸是种田的，只有一亩多地，种的是水稻。我妈妈没做什么事，在家里呆着。她会做衣服，我里面这件衣服就是她做的。我上过学，学校叫楚山小学。只读到二年级，成绩不太好，家里穷，没饭吃，我不想读书，就回家了。

我们家四个小孩，我最大。一个弟弟七岁了。还有两个妹妹。一个八岁，一个四岁。

家里穷，我没有饭吃，自行车？有，我爸爸有一辆自行车。电视机？没有。洗衣机？没有……收音机？没有。今年10月份吧？10月8日。我姐姐从深圳回来，带我们来这里，她爸爸是我爸爸的哥哥，叫曾四珍，大我一岁，十一岁了。她去过深圳

三次，都是去卖花，自己去的。我们村一个叔叔从惠州回来，说惠州好，我姐姐就带着我们来，一共五个女孩。一个七岁，一个八岁，一个九岁。

我走的时候，我家里借了100块钱，我爸爸说：“过马路时要小心，汽车很多。”我妈妈没说什么，她拼命哭。

家里没饭吃，我想出来。

坐了两天一夜的汽车才到这里。中途在广都(应为广州)下车，我姐姐带我们去买花。到惠州以后，100块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。

我们自己从家里带了被子、毯子。我姐姐带我们找地方住。后来在桥底下(惠州大桥)找到地方。晚上睡在那里，刚来时还不冷，现在冷起来了，我们都挤在一起，还是冷。

白天没有事情干，我们到处逛，到中午和晚上就捡柴禾做饭吃。我们自己买的米，到各处讨一点菜，或者买一点小白菜、白萝卜。饭总是吃不完，菜老是不够吃。晚饭一吃，我们就出来卖。我们五个人都在这条路(环城西路)上，每个人一段路。晚上很晚才回去，要到十一点多钟。

卖了快两个月了，有一次一个叔叔不肯买，我就跟着他走，他要打我，我赶快跑掉了。还有一天，一个叔叔买5朵花，给我50块钱(她卖花一般三至五元每枝)。

花卖完了，我们就去广都进花，我不知道广都在哪里，坐车要四个钟头。是曾四珍带着我去过一次，早上四、五点钟就坐车去，到了之后，我和姐姐进去帮别人干活、剪花。那个卖花的送了我们10朵花，还拿饭给我们吃。

坐在石凳上的小淑萍一边比比划划地讲，一边不时地咳嗽，象是着了凉。

我从小身体就不太好，一直有病。有时候一天卖不出一朵花，就不吃菜，只吃一点饭。我们要把钱存起来，不能乱花。我才存了四十多块钱。我姐姐已经存了八十多块了，最多。我姐姐说，我们要攒劲卖，存钱回家。要存够了两百块钱再回去。

象我们这样的小孩，这里还有好多好多，都是一起来的，一伙一伙儿的。

乍一看去，小淑萍眉目清秀，口齿伶俐，穿着也还可以，似乎家里并不象她说的那样穷，我细细地询问，原来一件白底浅花的圆领显得大了的暗红格外衣是曾四珍的；黑色的紧身毛裤是姨妈送的，脚上过大的旧皮鞋是前几天才捡来的。

“你想不想家？想不想回去？”我情不自禁地问她。

想呵！我好想回去，我特别想爸爸，妈妈，还想回去和弟弟、妹妹一起玩。现在不行。我还不够钱，回去又没有饭吃。

走的时候，我掏出10块钱给她，买她两枝花。她低头要挑两枝好看的给我。我说不用了，你去卖给别人吧。她却坚持不肯：“叔叔，你挑一枝吧，这一枝好看，挑一枝送给姐姐。”我一边婉拒她的好意，一边笑着告诉她，叫叔叔时要跟着叫阿姨，不能叫姐姐，她也笑了，是一种天真、稚气的孩子式的笑。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叫，反正就男的叫叔叔，女的叫姐姐。缠着人家叫，叫到对方买或不耐烦为止。

我转身走了，她接过花，仰头向我道谢。我走出几步，身后传来她稚气的童音：“叔叔 BYE—BYE，姐姐 BYE—BYE！”

后来的几天里，我不时想起这位 10 岁闯广东的卖花小姑娘，10 岁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

答案也许是很简单的（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）：书包、玩具、零食、新衣服、小伙伴的玩耍、嬉戏、父母家人的宠爱……

曾淑萍的 10 岁没有这一些。

在曾淑萍向我讲述她的故事不久，恰逢新宪法颁布 10 周年纪念日，我坐在电视机前，收看中央电视台纪念新宪法颁布 10 周年文艺晚会节目。

主持人赵忠祥向观众介绍另一位主持人：一个与新宪法同龄的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自己要唱一首歌——《我的 10 岁》

一群 10 岁的小男孩，小女孩随着乐曲跳起来了，稚嫩的童音开始唱起来了：太阳公公笑微微；笑微微，点呀么点燃红蜡烛，庆贺我 10 岁……10 年的小树长出 10 个年轮，10 年的小花绽开 10 次花蕊；今天的日月多么好，太阳赞美，月亮赞着。10 岁是个珍贵的年华，吉祥和我永远伴随，10 岁是个珍贵的年华，幸福伴我长命百岁……

我一下子想起了曾淑萍——这个 10 岁的卖花小姑娘。此刻，在远离家乡的陌生的城市里，她在十二月的夜晚的马路上来回跑着喊着地卖花。

她只有 10 岁。

杭州来的卖身姑娘

到 江门市电信局打长途。拿了张纸填单。人多，得排队等候。坐在长椅上观望。

旁边坐着两个女子，用一口难懂的吴侬软语交谈。斜眼一瞟，那是往杭州的电报单。言汇款查收云云。未几稍高的女子拿单排队去了，另一女子郁郁坐着。我突然想到如今广东真是东西南北中的人都来发财了，江浙人也来了不少。坐在长椅上的那小姐人材细看很靓，肤色白皙，蓄一个不象姑娘又不似少妇的发型，穿着竖纹黑白条的短裤，一件刚及腰部的无袖背心，见我打量她，她便好象毫不在意地双手拢发，胸脯骄傲撩人地高耸，腰肢上一大圈肚皮露了出来，肌肤莹洁丰润，极富魅力。但脸却向着窗外，目光平和，嘴角有一丝只能意会的笑意——这中间微妙的拿捏掌握得很好。在明白人眼里可以意会又抓不到一丝把柄。在不明白的人眼里她只是不经意的自然流露而已。明心慧性，真是一门学问啊！

女子久坐无趣，打开手包涂口红，颜色是蔷薇花那种淡紫，显得她品味高雅。她从化妆盒镜片中反窥我一两眼。看起来她认为我在打她主意，要回个讯息给我。于是，她把手包里的小包卫生巾拿出来，掏出一个钱包，打开，手指在约摸几千

元的百元钞票上轻轻划过，然后合上，又从手包里拿出一个塑胶袋。塑胶带里装的是一摞塑料玩艺儿，定睛一看，她妈的！几十只避孕套！我知道了，她是做“鸡”的，高级妓女。是不是啊？再仔细看，没错，是避孕套。

笔者正需这方面的素材。这下碰上了，心里一阵高兴。这时，排队的高个女子在柜台那边叫了一声，短衫女子应一声，不紧不慢地拎起那袋东西放进包里，打量我一眼，起身过去。

她们在柜台边讲了些什么，过了一会，短衫女子走回来坐到我旁边，半侧背对我，眼望了望我，然后扫到门口，又收回眼光，转过一边。

我懂了其中奥妙。终于鼓足勇气讪讪搭话：“小姐，你是杭州人吧？”那女子一转眼，又故意转回去看远处，矜持冷淡地点头，“是啊！怎么？”我信口胡侃，“杭州是个好地方啊，我呆过很久。”她眉目一动，笑吟吟地转过来，说一句杭州话，“啊，侬先时格在杭州做什么行当？”我含糊其辞，见我不会家乡话，热情又陡降一半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我马上抛出游杭州时去过的名胜：“我是长沙人，杭州我熟啦，曲园风荷，花港观鱼，湖心岛、阮公墩、岳王庙、虎跑泉、保叔塔、初阳台、灵隐寺……”

那小姐风趣地笑了，去掉几分矜持：“呸！你对杭州真熟，你最喜欢哪里？”我忙作答：“当然是去灵隐的那条翠竹山路，十好几里卵石路，风景清幽，真正的好风水。”小姐笑笑，“灵隐？我还烧过香许过愿呢！”她低下头，似有缅怀旧事不尽如人意的伤感。“小姐芳名？”我突然想起问她的名字，她沉吟一下说：“姓黄。”又有节制地笑了笑。“您南下多久了？”黄小姐答：“三年多了。”“我请你饮茶，黄小姐，赏脸吧！”她笑起来，“好

啊，当然。”她又请我等一下，礼貌地点点头，笑笑，风姿婀娜地走过去，线条圆曲丰腴。她伏在柜台上和那高个女说了一阵，回头斜看着我，笑笑，又与同伴咬了咬耳朵，那高个女子扑哧一笑，回过头来打量我，挑剔似地看几眼，转过头诡秘地和黄小姐说几句话。两人低头笑笑。我只得厚着脸皮坐着，享受狎客待遇。黄小姐走过来，轻轻摆下下巴，示意走吧。

对面即是灯火辉煌的侨都大酒店，黄小姐看着我，似有掂量我囊中份量的味道，我缓下步子：“就这里，好不好？”明知要出血，只好先示大方。黄小姐轻轻一笑，“好啊！顶楼旋转餐厅，陪你玩玩。”玩字的含义甚广，她自然懂得鉴别区分。

旋转厅里亮着微弱的桔黄灯，每张餐桌上点着几支红烛，烛泪流下浸在水上形成一朵淡红的花朵。我和黄小姐相对而坐。“黄小姐，我很欣赏你的人材，能给我讲讲你来广东的生活吗？”我含蓄地提问。黄小姐不紧不慢，用吸管吮着红豆冰，一直没有作声，我有些尴尬。

“一看你就不是来搞这事的人，你还在读书吧？”黄小姐冷不丁一句。我忙答：“没有没有啦。黄小姐，我很想了解广东，我的社会经验不丰富。你能讲讲么？你的经历就行，从中可以看出一种生活。”我有些急切。黄小姐稳稳笑笑，慢条斯理地想着。过一会，她头一扬，“好啊，反正不要紧，你不要嫌我这类人就行。”她的脸在烛光下好看得很，眼睛水盈盈的，一点也没有夜生活的标记，没有一丝皱纹黑影。确实很有女人味，很丰腴美丽。

她说起往事。像我这种人，可以一倾，反正今宵一别，恐怕永无见日了。

我18岁时就没书念了，在杭州没事做，就和几个朋友混。阿丽，就是刚才和我在一起的，带我去他堂兄家里玩。我平时也陪人玩玩跳跳舞的，她堂兄老婆是个个体户，经常不在家，跑广州，她就请我们一起玩，聚聚。后来单独约我宵夜、跳舞、请我去他家看录像。我其实知道他没安好心，在给我上码子，不过我不怕，谁骗谁呀！小丽早跟我说过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手里有钱，穷大方臭显呗。我也就逗他两个钱玩玩，省得成天闷在家里难受。后来有天他给我看香港的三级片，一个叫什么少年情圣的，专门在女人身上下功夫的，迷倒好多贵妇人、小姐，争风吃醋。床上也光溜溜的，开始是遮着被单，在底下亲嘴、摸。看到这里他就要去洗澡。我没事就看下去。那片子里有个镜头好逗人的，就是男的倒在女的身上。手乱抓，扯着被单撩起来飘，一下全裸一下又遮住。我见他不在身边，就入了迷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那个片子一会儿就完了，带子里还录了一部片子接着放，好多男的逼住三个女的脱衣服，这时我本来也是不在乎的，不知怎么入迷了，其实他已坐在边上，我还不觉得，后来过了好久，电视里全是男的女的镜头，他半躺着，眯着眼，我才看见他又着腿，穿着睡衣没扣扣，里面没穿内裤，我好激动，缩在一边，也不知自己怎么搞的，还看录像，后来又看他，后来我就扑在他旁边沙发上什么都没看了。他就摸我的后背，到处摸，后来我就瞎了，和他瞎搞了一夜。他给了我一千元钱。

黄小姐急急说来，有些恍惚，有些麻木，也有些自嘲自恨。